

京杭大运河：古“运”新韵，景美人和

湖北随县：生态旅游揽热淮河源



▲这是在北京市通州区拍摄的横跨大运河的玉带河桥(2022年8月15日摄,无人机照片)。

新华社发(刘宇摄)

新华社杭州电(记者冯源、王民、张骁)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、规模最大、里程最长的人工河。进入新时代以来,生态治理、文脉保护、产业升级……保护、传承、利用开启新篇章,古老的大运河焕发新活力,大河南北,景美人和。

生态之河：岸青水秀

“你看,现在运河上的水鸟越来越多……”杭州水上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船长宋广齐在运河上跑了20多年的船,他指着河面上的白鹭说:“现在运河水质好了,鱼虾多了,它们也跟着过来了。”

杭州市京杭运河(杭州段)综合保护中心副主任陈江说,运河是杭州水位最低的河。“经过多年治理,运河杭州段的水质已从过去的五类甚至劣五类,提升到现在的四类乃至三类。”

“丰草繁花碧水流,河曲千载济沧州”,河北沧州是座应“运”而生的城市,近三年来,超过5亿立方米的生态补水以及当地增加的降水,让大运河沧州段恢复了生机。

大运河沧州市区段有一段“Ω”形河道,一度是杂草丛生、坟冢座座、鸡舍间间,经过环卫清理整治和生态修复,如今成为大人锻炼、孩子玩耍、新人拍婚纱照的首选之地。家住运河边的市民陈立新感慨万千:“到河边遛弯看风景,这在四五年前根本没

人会想。”

在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吕家湾村,刀具厂、化工厂、衬衫厂、养猪场……各路污水曾经把村边的大运河染黑熏臭。2019年,大运河北京段启动环境治理改造,治理后,河水澄澈,绿树成行。

今年4至5月,京杭大运河启动了2022年全线贯通补水工作,实现了百年以来首次运河全线水流贯通。“润万物者,莫润乎水”,以全线通水为标志,古老的运河正呈现出岸青水秀的怡人风光。

人文之河：记忆传承

9月26日,在北京(通州)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,国潮文化集市如期开市。以燃灯塔和周边古建筑群为背景,非遗文化市集、汉服打卡、游艺互动精彩纷呈,得到活化利用的运河文化成为时尚潮流,彰显古今和谐共融的历史文化魅力。

在沧州市博物馆,“河北大运河文化展”令观众感受到了运河文化的深厚魅力。在去年年初和年底,运河沧州段还两次发现古代沉船。当地累计发现了27处运河沉船点,年代从宋金至近代。为此,沧州市将专门建设一座古船博物馆。

在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杭州拱墅区,由旧工业遗存改建的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,与相邻的世界文化遗产点杭州桥西历

史文化街区互为依托,共同承载着厚重的运河记忆。从2012年起,这个馆承办了杭州市的“工艺美术大师带徒学艺项目”,如今已经为7项技艺挖掘和培养了38名核心传承人和100名新匠人。

王梅是这个项目最早的一名学员,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、省级非遗传承人陈水琴学习杭绣技艺。如今她已经是杭州市工艺美术大师、区级非遗传承人。

“运河沿线非遗资源非常丰富,当务之急是要把它们传承好,发扬好。”杭州市拱墅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姜国祥介绍,全区有区级以上非遗项目131个,不少项目都与运河密切相关。“我们希望能够营造出都市里的古韵生活,让古韵生活和时尚潮流同步发展。”

惠民之河：乐业宜居

自古以来,大运河沟通了南北,畅通了人流物流,如今,大运河更是在保护、传承、利用的整体推进中,书写了便民利民、乐业宜居的新篇章。

在浙江省德清县新市古镇,运河公园在凌孝英和姚如玉两位居民眼中,风景不亚于杭州西湖。而在杭州市临平区塘栖古镇,提到老旧小区改造,几位老居民连声称赞:“过去梅雨季小区里能撑船,现在下大雨地面不积水。”

古镇的发展,还吸引了青年人回归。在

新市的宁夏路直街上,“85后”黄丹英开办的“企鹅咖啡”已经成为网红店。在塘栖的水北街“云合小院”,“95后”施洁莹和团队正在建设文旅农商学融合的体验空间。

沧州市运河公园位于中心城区,寸土寸金。当地坚持在“黄金宝地”上建设生态绿地,拟将主城区大运河两岸12平方公里范围全部划入城市绿线,强化生态管控,这一保护面积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七分之一以上。沧州还以运河为中轴建设鱼骨状运河绿廊空间,促进河城共融。

在北京通州运河商务区,静谧古朴的燃灯塔与商务楼交相辉映,大运河森林公园则扩展着副中心的生态空间。据统计,截至2021年底,运河商务区已经注册企业15863家;到2025年,力争建成“总部经济”“财富管理”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。

“在农业时代,大运河发挥了漕运和商贸的功能,带动了沿线城镇和村落的发展;到工业化时代,它又发挥了水运优势,带动了沿线工业快速发展;现在,各个运河城市又在运河两岸形成了生态景观带、文旅资源带,兴起了文化创意、科技设计等新兴产业。”杭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华芳说,大运河是活态的文化遗产,必将随着时代发展,焕发出崭新的活力。

大运河“流”进校园

新华社南京电(记者蒋芳、邱冰清)“大运河孕育了丰富的文化遗产,以刀为笔、以玉为纸的玉雕,是扬州运河文化的精髓之一。‘天下玉,扬州工’,扬州琢玉史最早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……”

这是扬州市梅岭中学“运河思政”的融合课堂,不同学科老师以“延续文化血脉”为主题,以因运河而兴的扬州玉文化为线索,轮流授课。讲述扬州玉雕工艺时,美术老师带学生借助肥皂体验雕刻技艺,语文老师重点讲述玉文化,道德与法治课老师则引导学生认识工匠精神。

“动手、动脑的一节课下来,学生在加深对运河文化认识、认同的同时,形成正确的价值观。”扬州市教育局政治教研员王恒富介绍,作为运河原点城市,扬州近年来探索大中小学“运河思政”一体化建设,推行跨学科协同育人,深耕大运河文化蕴含的思政要素,开发出多个大运河思政研学路线与融合课程。

奔腾千年的运河串联起历史与未来,孕育了独特而璀璨的地域文明。

江苏是大运河沿线河道最长、流经城市最多、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点段最多的省份,也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建设区。然而,让灿若星辰的大运河文化进校园,让当下的孩子们得到精神滋养,必须解决好“何时进、进什么、怎么进”等一系列问题。

《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

于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决定》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,鼓励和支持编写适合中小学生学习特点的大运河文化读本读物,开设乡土教育特色课程;2022年,壮游大运河研学(一期)项目通过了江苏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管理中心素质学分认定,成为面向基础教育开放的非学历教育课程;不久前,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上线并推出“大运少年”模块,初步建立了运河文化教育知识图谱。

在南京市东郊小镇小学的一堂实践课上,老师蒋敏向学生讲授南朝石刻知识。她说:“‘大运少年’的知识图谱、系统工具和数据分析师为老师教学设计提供帮助,降低了备课的难度与强度。”

“将历史与现代生活联系起来,剥离学生对传统文化和古代文明的陌生和疏离感。让学生们在实践中更全面、深入、立体地了解大运河,运河之水方能真正‘流’进青少年心田。”江苏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说。

一船明月过沧州

新华社石家庄电(记者王民)“长河日暮乱烟浮,红叶萧萧两岸秋。夜半不知行远近,一船明月过沧州。”——这是清代诗人孙澔在京杭大运河乘船时写下的《夜过沧州》。

秋高气爽,波光粼粼,芦苇、荷叶、垂柳错落有致……如今的人们泛舟运河,举目远眺,段段有风物,处处有典故,一幅“丰草繁花碧水流,河曲千载济沧州”的静美画卷映入眼帘,沁人心脾。

沧州有1500多年建州史,明洪武二年(1369年),州治移至长芦镇,即今天的沧州中心城区。京杭大运河自南向北蜿蜒流经沧州,海盐和漕运造就沧州数百年繁华。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长13.7公里。近3年来,来自黄河、长江的生态补水,令断航40多年的河道碧水丰盈,沿线建成南川楼、百狮园等12座旅游码头,今年9月1日实现旅游通航。

京杭大运河在沧州中心城区穿城而过,是沧州人的“母亲河”。通航后的第一个国庆节,很多市民选择“运河游”,感受千年运河的时代之“变”与别样之“美”。在市区生活30多年的孙淑娟带着家人第一次乘船游运河,“今年大运河通水又通航,赏生态美景,感受历史变迁,感觉幸福满满。”她说。

据沧州大运河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统计,国庆假期的前6天,京杭大运河沧州中

心城区段共有4819人次乘船游览。

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孙建更是大运河边的常客。

“大运河沧州段古迹和遗存多被保留或再现,运河之美今朝更胜往昔。”孙建介绍说,历史上的南川楼、朗吟楼临河而立,原为明代官办建筑,后消失在明末清初的战火中。2021年,昔日房舍破旧、街道狭窄、私搭乱建普遍的南川楼村被整体拆迁,崭新的南川楼、朗吟楼拔地而起。两楼依偎在大运河臂弯,再现运河盛景。

还有一些历史建筑,如1910年左右建设的津浦铁路给水所,始建于1921年的面粉厂小楼等都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被保留下来。沧州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办公室副主任杜金月说,近年来,沧州完善规划,清淤植树,传承文化,推进文旅融合,唤醒千年运河。

沧州市以河为线、以城为珠,线串珠、珠带面,全域统筹大运河文化带、生态景观带、全域文化旅游带建设。去年,沧州市区种植乔灌木3万余株,运河东西两侧形成鱼骨状运河绿廊空间,促进河城共融。

入夜的大运河华灯初上,游船交错。“过去人们拉纤行船,依赖大运河谋生;现在生活富足,大运河成了休闲赏玩之所。”孙建说。

“守望太阳的民族”赫哲族逐江而兴



▲在黑龙省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二道江滩地,赫哲族村民丛秀松把刚打上来的鱼扔进船舱(2020年7月22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

据新华社哈尔滨电(记者闫睿、何山)世居松花江等流域、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,正不断跟现代接轨,迎来新生活。这个被称为“守望太阳的民族”的我国人口较少民族,因江的哺育而生,又因守护江而兴。

赫哲人撒开千张网,船儿满江鱼满舱……赫哲人尤秀云说,在她小时候,父辈们外出打鱼,一次就要十天半个月。集体捕鱼时,大家会选择一位有威望的人,全程主持生产和分配。年过六十,生活在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渔业村的赫哲人孙玉民,高中毕业后回到村里,与乡亲们一起划着双桨,用赫哲族传统方式捕鱼。“鱼是赫哲人的生存密码。祖辈们穿鱼皮衣,到了打鱼时节,吃住都在船上。”他说。

20世纪80年代,国家向赫哲人发放了新型柴油机,安装在渔船上。生产工具的改善,让赫哲人告别了人力划浆时代。赫哲族渔业曾因过度捕捞一度受到冲击。随着多年整治、禁渔休养,江里的鱼儿又多了起来。“有过那段经历,我们深知好生态的重要。”孙玉民说,现在流域每年还有禁渔期,到时船就都回岸了。

几十年来,赫哲族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不断转产,实现了从单一捕捞到渔农并重,再到目前多业并举的跨越式变迁。如今,赫哲人傍依好生态,发展特色文旅产业,在注重生态保护和谋求高质量发展中找寻平衡。制作鱼皮衣、鱼皮画、鱼皮挂件,从渔猎文化中衍生出的传统生活方式,也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撑。“90后”赫哲人尤浩几年前回到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创业。他说,“在鱼身上做文章”,赫哲人的思路越发开阔。

赫哲人还在聚居区发展起民俗体验游,一些人家把住宅改成家庭旅馆,2016年以来,仅同江市八岔、街津口两乡就接待游客百余万人次,带动了赫哲族语言、文化和民俗的传播。